Reviews and monograghs 综述与专论

■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Progress in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2019,46(8):787~795 www.pibb.ac.cn



EBV编码miRNAs在病毒感染和肿瘤发生中的 功能和意义*

秋1) 刘良专2) 甘润良1)**

(1) 南华大学病理学教研室/肿瘤研究所, 衡阳 421001; 2) 南华大学医学研究实验中心, 衡阳 421001)

摘要 EB病毒 (Epstein-Barr virus, EBV) 是一种 172 kb 大小的线性双链 DNA病毒,与鼻咽癌、淋巴瘤、胃癌等恶性肿瘤 的发生密切相关. EBV编码的微小RNAs (miRNAs) 可以调节病毒和宿主细胞基因的表达,并且在癌症发生发展中起着多 种作用. 本文综述了EBV 编码的 miRNAs (EBV-encoded miRNA, EBV miRNAs) 在病毒感染和肿瘤发生、侵袭转移、抗凋 亡、信号通路等方面的生物学功能,以及对于EBV相关肿瘤诊断标志物的潜在意义.EB病毒编码的miRNAs也可能成为进 一步研究 EBV 相关肿瘤治疗的一个候选靶点.

关键词 EB病毒(EBV),肿瘤,微小RNA(miRNAs) 中图分类号 R36

DOI: 10.16476/j.pibb.2019.0090

EB病毒 (Epstein-Barr virus, EBV) 属 γ-疱疹 病毒亚科成员.在正常人群中EBV感染非常普遍, 95%以上的成年人检测血清 EBV 抗体阳性 [1]. EBV 原发感染多发生于幼年时期,可长期潜伏感 染于B淋巴细胞中. 在病毒潜伏感染阶段, 病毒蛋 白抗原表达很少,致使宿主免疫细胞无法识别感染 细胞. 但在某些诱导因子的作用下,潜伏感染的 EBV 可被再次激活,致使宿主细胞异常增殖或转 化,在某些个体可能导致与EBV相关肿瘤的发生, 如鼻咽癌、淋巴瘤、胃癌等.

EBV 感染宿主细胞后存在以下4种可能的结 局. a. 潜伏感染. EBV感染B细胞后,多数细胞中 的病毒基因组处于潜伏状态, EBV 基因组以共价 闭合环状附加体 (episome) 形式存在于细胞核内, 随细胞分裂而复制并分配到子代细胞中, 此时病毒 只有潜伏期的基因表达.b. 裂解性感染.EBV在口 咽上皮细胞和B淋巴细胞中, 可表现为裂解性感 染.此时,病毒基因组DNA由环形变为线性,在 细胞内自主复制,产生新的病毒颗粒,最终裂解宿 主细胞,病毒颗粒释放,再次感染其他细胞.c.缺 陷型感染. 指病毒 DNA 部分缺失的 EBV 株所致的 感染. 如raji病毒株缺失EBNA3C基因和BALF2基 因,使Raji株在裂解感染时不表达晚期基因,不能 形成病毒颗粒,病毒依赖细胞间相互接触而传染. P3HR-1病毒株缺失IR2区、U2区、部分IR1区和 U3区(EBNA-LP、EBNA2和BHLF1基因位于其 中). P3HR-1 株能进入裂解性感染并释放病毒颗粒 但不能转化正常淋巴细胞. P3HR-1 病毒株在传代 中可以产生更大范围的 DNA 缺失,此时病毒依赖 细胞间相互接触而传染.d.恶性转化.EBV表达多 种与转化有关的基因产物(LMP-1、EBNA-2、非 编码RNA等),诱导人类B淋巴细胞、上皮细胞转 化和发生肿瘤.

EBV是第一个被发现可以编码微小RNA (miRNAs)的病毒. Pfeffer等[2]在感染EBV的 Burkitt's 淋巴瘤细胞系中发现,病毒编码的5个 miRNAs 分别位于 BamH IH 片段右可读框 1 (BHRF1) 区域和 BamHIA 片段右向转录产物 (BART) 区域, BHRF1包括miR-BHRF1-1、miR-BHRF1-2、miR-BHRF1-3, BART包括miR-BART1

Tel: 15200561081, E-mail: ganrunliang@163.com 收稿日期: 2019-04-23, 接受日期: 2019-07-02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372134,81641012)资助.

^{**} 通讯联系人.

簇和 miR-BART2 簇. 现在根据 miRNAs 数据库 (http://www.mirbase.org/), EBV 编码 25 个前体 miRNAs, 切割产生 44 个成熟的 miRNAs. BHRF1 转录 3 个前体 miRNAs, 经切割产生 4 个成熟 miRNAs (miR-BHRF1-1、miR-BHRF1-2-3p、miR-BHRF1-2-5p、miR-BHRF1-3)[3]. ebv-miR-BHRF1-1位于启动子区域、ebv-miR-BHRF1-2和 ebv-miR-BHRF1-3位于 BHRF1 的 3'末端非翻译区(3'-untranslational region,3'UTR)[4]. BART转录 22 个前体 miRNAs,加工产生 40 个成熟的 miRNAs

(图 1)^[3]. 其中 8 个前体 miRNAs(ebv-mir-BART1、-BART3-6 和-BART15-17)位于 BART1簇, 其他 13 个前体 miRNAs(ebv-mir-BART7-14、-BART18-22)位于 BART2簇 ^[5]. BHRF1基因簇在 EBV 潜伏感染 Ⅲ期的 B 细胞中高表达,在 EBV 潜伏感染 Ⅰ、Ⅱ期中几乎检测不到 ^[2],BART miRNAs 在所有 EBV 阳性细胞系中均有表达,包括 Burkitt's 淋巴瘤(BL)、EBV 转化淋巴细胞(LCL)和鼻咽癌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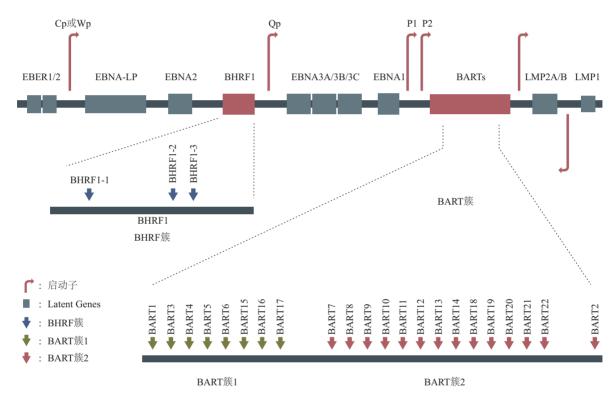


Fig. 1 Genomic location of miRNAs encoded by EBV 图1 EBV编码miRNAs的基因组定位

BHRF簇和BART簇1、簇2区域在图的底部展开. Cp: C启动子; P1: 启动子1; P2: 启动子2; Qp: Q启动子; Wp: W启动子.

EBV转录产生的 miRNAs通过完全或不完全的 碱基配对,与病毒基因或宿主细胞内靶基因 mRNA3'-UTR 的保守区相互作用,诱导靶基因 mRNA 的降解或翻译抑制. 近些年研究发现,EBV miRNAs参与病毒的潜伏感染,而且还可以通过调节多种信号分子(细胞因子、转录因子、促凋亡或抗凋亡基因等)的表达参与肿瘤发生发展过程的各个生物学方面,包括肿瘤细胞的生长增殖、凋亡、免疫应答、侵袭转移、信号转导通路等.

1 EBV miRNAs在病毒感染中的作用

EBV在体外可以使B淋巴细胞转化为永生化的淋巴母细胞,然而在人体内EBV通常在淋巴细胞中维持潜伏感染,在口咽上皮细胞内发生裂解性感染.在病毒潜伏感染细胞及EBV相关肿瘤组织中,EBV编码的蛋白质具有免疫抗原性,其表达水平很受限制.而不具有免疫抗原性的EBVmiRNAs却更容易大量表达.EBVmiRNAs可通过

靶向病毒自身基因和细胞内基因,为EBV逃避宿主免疫监视、形成EBV持续感染创造有利条件.

1.1 EBV miRNAs对病毒自身基因表达的调节

EBV miRNAs 可以通过靶向病毒裂解复制相关 的基因,抑制病毒裂解感染.EBV裂解基因调控因 子BZLF1和BRLF1的表达可启动EBV复制,形成 新的EBV颗粒集落,然后在细胞裂解后释放,使 EBV 从潜伏感染期进入裂解期.有研究发现 EBV miRNAs靶向病毒裂解基因和与复制相关的早期基 因,抑制病毒裂解复制,致使病毒可长期潜伏感染 于宿主细胞. 例如在EBV相关胃癌研究中, miR-BART20-5p可下调BZLF1和BRLF1基因来抑制病 毒裂解周期的发生,并维持 EBV 潜伏感染 [7]. MAP3K2是MAPK通路中的关键分子,其下游信 号通路中的转录因子(CREB、ATF1-2和c-JUN) 可与BZLF1的启动子区域结合并促进BZLF1表达. Qiu等^[8]研究证实,miR-BART18-5p可以靶向B淋 巴细胞中MAP3K2的3'-UTR,抑制MAP3K2的表 达,从而下调BZLF1,致使病毒在早期的裂解复 制受到抑制. Iizasa等[9]在鼻咽癌 C666-1细胞系中 利用反义寡核苷酸抑制 miR-BART6-5p的表达,发 现Dicer的表达增强,并且Zta(BZLF1编码的蛋白 质)、Rta(BRLF1编码的蛋白质)、EBNA 2和 LMP1的mRNA水平也升高.由于Dicer介导premiRNA 到成熟 miRNA 的剪切过程, 因此 miR-BART6-5p通过靶向结合 Dicer 的方式,调节与病 毒潜伏相关基因的表达,介导病毒 Ⅰ/Ⅱ型潜伏感 染向Ⅲ型潜伏感染转化^[9]. EBV miRNAs还可以直 接靶向与病毒复制有关的早期基因,如miR-BART2-5p 靶向病毒 DNA 聚合酶 BALF5, 抑制病 毒子代的产生,影响病毒的裂解感染[10].

EBV miRNAs 还可以靶向病毒抗原相关基因,维持病毒潜伏感染. EBV长期潜伏感染于宿主细胞中,除了抑制自身裂解感染,还可以通过降低病毒蛋白质的抗原性而逃逸宿主的免疫应答. EBV编码的包膜蛋白有 LMP1、LMP2A等,它们可作为抗原触发宿主细胞免疫应答. EBV miRNAs可通过对病毒膜蛋白的调控进行免疫逃逸. 一些 EBV miRNAs (miR-BART3、 miR-BART5、 miR-BART5-5p、 miR-BART19-5p、 miR-BART20)靶向 LMP1 基因的 3'-UTR 减少 LMP1 蛋白的表达 [11-12]. LMP2A蛋白是EBV编码的另一种较强免疫原性的病毒抗原,Lung等 [13] 在鼻咽癌中发现miR-BART22-3p可以直接靶向 LMP2A 基因的 3'-miR-BART22-3p可以直接靶向 LMP2A 基因的 3'-

UTR,减少LMP2A蛋白的表达,因此病毒感染的细胞可逃避宿主的免疫监视,继而维持病毒的潜伏感染.

1.2 EBV miRNAs对宿主基因表达的调节

在机体通过免疫系统设法清除病毒的同时,病 毒也会通过多种方式逃避机体免疫防护机制的作用 并在体内长期存在. 例如RIG-I样受体家族(包括 RIG-I、MDA5和LGP2)是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 PRRs) 中的重要成员,能够 识别细胞质中的病毒RNA或复制转录本.有研究表 明, ebv-miR-BART6-3p可以靶向RIG-I mRNA的 3'UTR,从而干扰 RIG-I 样受体信号介导的 IFN-β 产生,抑制EBV触发的宿主免疫应答,维持EBV 长期的潜伏感染[14]. NK细胞的活化性受体 NKG2D通过与病毒感染细胞或肿瘤细胞诱导产生 的配体 MICB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classIchain-related gene B) 结合激活肿瘤的免疫监 视. Nachmani 等 [15] 发现, miR-BART2-5p 靶向 MICB, 下调 MICB 的表达, 从而降低 NK 细胞的 激活和对病毒感染细胞的免疫识别. 趋化因子 CXCL11与淋巴细胞表面趋化因子受体 CXCR3 结 合, 使免疫细胞迁移到受感染的位点, 发挥免疫功 能. Xia等[16]对非霍奇金淋巴瘤研究中发现, miR-BHRF1-3 靶向趋化因子 CXCL11, 通过减少 CXCL11的表达而降低宿主细胞的免疫趋化功能, 抑制炎症反应,从而有利于EBV感染细胞的存活.

2 EBV miRNAs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

2.1 EBV miRNAs在细胞凋亡方面的作用

EBV miRNAs 通过靶向促凋亡相关基因如 PUMA、Bim、Caspase3、Bad等或凋亡相关基因 受体 TOMM22 的表达来抑制细胞凋亡的发生. PUMA (p53 up-regulated modulator of apoptosis, P53上调凋亡调控因子)可促进线粒体释放细胞色 素 C, 从而发挥促凋亡作用. Choy 等 [17] 发现在 EBV 阳性的鼻咽癌细胞中 PUMA 的表达水平明显 低于EBV 阴性的鼻咽癌细胞,随后发现 ebv-miR-BART5-5p和miR-BART19-5p可靶向PUMA,抑制 PUMA蛋白的产生,从而抑制细胞发生凋亡.另一 个促凋亡基因 Bim(bcl-2 interacting mediator of cell death, Bim) mRNA 的 3'-UTR 中有多个 BARTs miRNAs 的结合位点, 其中包括 miR-BART1 miR-BART3, miR-BART9、 miR-BART11和miR-BART12^[18]. Caspase 是细胞凋亡过

程中的核心蛋白酶,它的激活代表细胞进入不可逆转的凋亡期. Vereide 等^[19] 发现 miR-BART1-3p 和 miR-BART16 可抑制促凋亡蛋白 caspase3 的表达,从而抑制细胞凋亡. 除此之外 caspase3 还是多个 EBV miR-BARTs 的靶点,如 miR-BART3-3p、miR-BART8-5p、miR-BART13-3p 等^[20]. Bad 通过信号转导通路以及与天冬氨酸特异的 caspase 家族成员相互作用而促进细胞凋亡. 研究发现, miR-BART20-5p通过抑制 Bad 的表达,从而抑制细胞发生凋亡^[21]. TOMM22 是促凋亡蛋白 Bax 的受体复合物的一部分,Bax 和 TOMM22 结合后,导致线粒体膜通透性增加而促进凋亡. Marquitz等^[18] 发现 miR-BART16 靶向并抑制 TOMM22 的表达从而发挥抗凋亡的作用.

EBV在感染细胞的早、中期,为保护病毒自身滞留在细胞中,可编码上述抗凋亡作用的EBV miRNAs. 但在感染的后期,EBV为感染邻近细胞,可转录诱导凋亡的EBV miRNAs,致使细胞裂解和子代病毒的释放. 例如 Choi 等 [22] 制备了44种BART miRNAs模拟物,并将其转染到AGS胃腺癌细胞株(EBV阴性细胞株)中. 实验发现与大多数BART miRNAs 不同,少数 BART miRNAs 抑制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其中 miR-BART15-3p靶向抗凋亡蛋白 BRUCE的 3'-UTR,表现出最强的凋亡活性. 在凋亡过程中,凋亡小体包裹病毒后减少了宿主抗体对病毒的杀伤作用,所以 miR-BART15-3可以通过调控抗凋亡蛋白的表达来逃避宿主免疫清除、从而促进子代病毒传播.

2.2 EBV miRNAs在促进肿瘤发生和侵袭转移中的作用

EBV miRNAs可以使某些具有抑瘤功能的靶基因表达下调或失活,从而增强 EBV 感染细胞的生长转化特性和侵袭、转移能力. PRDM1/Blimp1是B细胞向浆细胞分化过程中一个含有5个锌指状结构的转录抑制因子,在小鼠中又名B淋巴细胞诱导成熟蛋白1(Blymphocyte induced maturation protein 1,Blimp1). PRDM1/Blimp1 在侵袭性淋巴瘤包括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中是抑癌基因 [23]. Ma等 [24] 发现 miR-BHRF1-2 与 PRDM1之间的相互作用与 EBV 相关淋巴瘤的发病机制可能相关,因为在淋巴母细胞系(lymphoblastoid cell lines,LCL)中 miR-BHRF1-2 靶向 PRDM1/Blimp1 mRNA的 3'-UTR,致使细胞凋亡受到抑制. Zheng等 [25] 在鼻咽癌和胃癌中发现 miR-BART5-3p

靶向TP53,导致细胞周期素依赖性激酶抑制因子1A(CDKN1A)、BAX和FAS下调,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N-myc下游调控基因1(N-mycdownstream regulated 1,NDRG1)是维持上皮细胞分化和肿瘤转移抑制的重要因子,在上皮细胞中高表达.Kanda等^[26]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EBV阳性鼻咽癌组织中NDRG1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于EBV阴性鼻咽癌组织,随后研究发现不仅ebv-miR-BART22,甚至整个BART miRNA簇2都可协同下调NDRG1的表达,Kanda等认为BARTmiRNAs与体内EBV介导的鼻咽上皮癌转移密切相关.

在EBV 相关肿瘤细胞中, EBV miRNAs 可以 通过调节与上皮-间质转化(EMT)相关的分子和 信号通路,影响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能力.Hsu 等[27] 发现 ebv-miR-BART9 能直接靶向并抑制上皮 型钙黏附素 (E-cadherin) 的表达, 增强鼻咽癌细 胞的侵袭转移. MAP3K5是p38MAPK和JNK通路 上重要的1个早期应答基因,是促进多种肿瘤细胞 凋亡的抑癌基因. Chen 等 [28] 研究发现 miR-BART22 直接靶向 MAP3K5的 3'-UTR, 抑制 MAP3K5的表达,使相应磷酸化MAP3K5蛋白减 少,导致p38MAPK通路下游靶基因MAP2K4蛋白 磷酸化的下调,并且稳定转染miR-BART22后可以 提高鼻咽癌细胞株 5-8F 的增殖和侵袭能力. 不过也 有报道EBV miRNAs的表达与肿瘤转移呈负相关. HE等^[29]研究发现miR-BART6-3p通过靶向长链非 编码RNA (lncRNA) LOC553103, 调节与EMT相 关分子的表达,如上调 E-cadherin,下调 Ncadherin (神经型钙黏附素)、β-catenin (β-链蛋 白)、snail(核转录因子)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2和MMP9表达,从而抑制鼻咽癌和胃癌细 胞的侵袭和迁移.

2.3 EBV miRNAs通过调控细胞信号转导通路促进肿瘤发生

信号转导通路如Wnt、NF-xB、PI3K/Akt等在肿瘤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EBV miRNAs作为一类转录后调控因子,通过对参与信号通路靶基因的调控,在信号转导通路中发挥影响和作用.

Wnt蛋白属于分泌型糖蛋白,可分泌生长因子.Wnt/β-catenin通路是经典的Wnt信号通路,该信号通路可传递生长刺激信号,在生长、发育、代谢以及干细胞维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很多肿瘤中,Wnt信号通路处于异常激活状态.研究发现,

EBV miRNAs 可靶向多个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中 关键拮抗基因,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通路从而促 进EBV 相关肿瘤的发生. Wong等[30]采用miRNA 微阵列分析检测5例鼻咽癌,发现12种表达上调的 EBV miRNAs (BART1-3p, 2-5p, 5, 6-5p, 6-3p, 7、8、9、14、17-5p、18-5p、19-3p), 通过实时荧 光定量PCR技术对15例鼻咽癌患者以及EBV阳性 细胞株 C666-1 和 NP460hTERT 验证了这些 miRNAs 的表达情况. 随后他们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这些 miRNAs 的靶基因进行分析,发现靶基因不仅与细 胞凋亡(BCLAF1)、细胞周期(p21)、DNA损伤 应答(ATM)、无作用蛋白的水解(UBE3A)相 关,还与信号转导通路(Wnt、p53、MAPK、 PI3K) 相关. 进一步将EBV miRNAs 靶基因与Wnt 通路进行关联分析,发现多个EBV miRNAs 的靶 基因是抑制 Wnt 通路的关键因子, 如 miR-BART19-3p 靶向 Wnt 抑制因子 1 (Wnt inhibitory factor 1, WIF1)、miR-BART19-3、miR-BART7和 miR-BART17-5p 靶向结肠腺瘤息肉易感基因 (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 APC) , miR-BART19-3、miR-BART14和miR-BART18-5p靶向 Nemo 样激酶 (Nemo-like kinase, NLK). NLK可 以通过磷酸化TCF/LEF蛋白,进而抑制β-catenin /TCF/LEF复合物与转录元件的结合,在Wnt通 路中起负性调节作用.

核转录因子 (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 家族共有5个成员: p65/RelA、RelB、c-Rel、p50/ (NF-κB1) 和p52/(NF-κB2). 其中p50被称为NFκB1,是p105蛋白经蛋白酶体途径水解产生的. Verhoeven 等^[31] 发现,NF-κBp50 在体内、体外都 可与BART的启动子结合,在鼻咽癌细胞系C666-1 中可以抑制 NF-κB活性并下调 BART 的表达水平. LMP1 功能类似于激活的 TNF 受体家族成员 CD40, 能够激活多种信号通路,包括NF-κB.由于LMP1 蛋白能够强烈刺激宿主的免疫应答,在EBV感染 的鼻咽癌细胞中, EBV转录的 miRNAs 通过作用于 LMP1基因的3'-UTR下调LMP1表达水平来逃避宿 主的免疫监视, 比如 ebv-miR-BART3、miR-BART5, miR-BART5-5p, miR-BART19-5p, miR-BART20都可以下调LMP1的表达[11-12]. Verhoeven 等[31] 认为在鼻咽癌中 EBV 编码的潜伏膜蛋白 LMP1可以通过激活 NF-xB 信号通路上调 BART miRNAs的表达水平,而BART miRNAs也能下调 LMP1蛋白的表达,因此在鼻咽癌细胞中BART miRNA与LMP1介导的NF-κB激活之间存在一个负反馈循环.

在大多数恶性肿瘤中,PI3K/Akt信号通路处于激活状态,造成细胞的大量增殖. 磷酸酶与张力蛋白同源物基因(phosphase and tensin homology deleted on chromosome Ten,PTEN)可以抑制PI3K/Akt信号通路,对细胞生长起负性调节的作用. 因此PTEN的突变或缺失与细胞的恶性转化和肿瘤的进展密切相关. Cai 等 [32] 研究发现,miR-BART1、miR-BART7-3p直接靶向抑癌基因PTEN,导致PI3K/Akt信号通路持续激活,促进鼻咽癌细胞的生长和侵袭、转移.

除以上信号通路外, I 型IFN信号通路通过诱导直接抗病毒活性和形成适应性免疫反应,在协调抗病毒防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CREBBP(CREBbinding protein)是IFN信号转导中的关键转录共激活因子,miR-BART16可直接靶向 CREBBP从而干扰 I 型 IFN 信号通路 [33],影响宿主抗病毒的活性及功能.

2.4 受EBV感染的细胞通过外泌体转运病毒编码的miRNAs

在正常及病理状态下人体内多种细胞均可产生外泌体,其主要来源于细胞内溶酶体微粒内陷形成的多囊泡体,经多囊泡体的外膜与细胞膜融合后释放到胞外基质中. EB病毒感染的细胞可以产生外泌体,而外泌体通过携带宿主细胞特定的细胞活性成分(信使RNA、细胞 miRNAs、蛋白质、DNA等)和病毒组分物质(如EB病毒蛋白、miRNAs、mRNA等)转运到相邻或者更远处的细胞,参与细胞增殖、免疫应答、肿瘤转移等生物活动^[34].

EBV 感染的 B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可以被单核细胞来源树突状细胞(monocyte-derived dendritic cells,MoDC)内化并传递至未感染的 B细胞内,参与 EBV 感染、免疫应答和肿瘤的发生发展 [35] . Pegtel 等 [35] 发现,EBV 感染的 B细胞分泌的含有 ebv-miR-BHRF1-3 的外泌体,可以转运到未感染的 B细胞中,下调干扰素诱导 T细胞趋化因子 CXCL11/ITAC,抑制 EBV 感染后宿主干扰素应答的活化来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 . Haneklaus等 [36] 发现,ebv-miR-BART15 可以通过外泌体从感染的 B细胞分泌,从而抑制非感染细胞中的NLRP3 炎症小体的活性,导致炎性细胞因子IL-1β、IL-18生成减少 . EBV 阳性的淋巴瘤细胞分泌的包含 EBV miRNAs 的外泌体,可以诱导单核/

巨噬细胞表达CD69、IL-10和TNF,并使其活化成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以支持淋巴瘤的生长和发展^[37].上述研究表明,EBV感染细胞通过外泌体传递病毒编码的miRNAs,可以调节细胞的生长增殖、迁移、免疫应答和细胞间通讯,从而有助于炎性肿瘤微环境的形成和肿瘤的发生发展^[34-35, 37].

3 EBV miRNAs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的潜 在作用

EBV 相关肿瘤常伴有多种 EBV miRNAs 的表 达变化,分析EBV miRNAs表达谱和检测其表达水 平可对肿瘤进行诊断和预后判断.有一些研究者系 统检测 EBV miRNAs 在鼻咽癌、淋巴瘤和胃癌等肿 瘤组织与正常组织中的差异表达, 筛选出一些具有 临床诊断价值的分子靶标. Zhu等[38]发现在鼻咽癌 组织中所有来自BART区的EBV miRNAs都有表 达,而来自BHRF1区的EBV miRNAs则没有表达. Cai等[39] 通过 qRT-PCR 测定了82 例鼻咽癌标本, 发现 ebv-miR-BART1 在鼻咽癌中高表达,并与鼻 咽癌的病理临床特征相关,因为ebv-miR-BART1-5p和BART1-3p在N2-3期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N0-1期,同样在临床 III-IV期 miR-BART1-5p和 BART1-3p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临床 I-Ⅱ早期.进 一步研究发现 ebv-miR-BART1 是通过靶向 PTEN, 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促进鼻咽癌细胞侵袭和 转移. Zhang等[40] 通过实时定量PCR技术对89例 鼻咽癌患者、28例正常人和18例非鼻咽癌患者的 血浆标本检测发现, miR-BART7和 miR-BART13 在鼻咽癌患者中高表达,并且在鼻咽癌晚期患者中 升高更为明显. 随后他们对41例鼻咽癌患者放疗前 后血清中EBV miRNAs进行检测分析,发现放疗治 疗后 miR-BART7 和 miR-BART13 均明显降低,提 示 miR-BART7 和 miR-BART13 可作为鼻咽癌疗效 监测的生物标志物. GFPT1 是氨基己糖信号通路的 关键限速酶,控制着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的 产生, TGFβ1是一个能在体细胞中触发自我更新和 损伤修复机制的细胞因子,有实验发现TGFβ1能 保护斑马鱼胚胎免受辐射的致死作用. Gwo 等 [41] 报道 miR-BART7可以通过靶向GFPT1,控制TGFβ1 的产生,从而提高NPC对辐射治疗的反应性.

EB 病毒 miR-BART7、miR-BART22 和 miR-BART10在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中高表达 [42]. Kang 等 [43] 采用实时定量 PCR(qPCR)技术检测 59 例胃癌组

织和39例正常胃黏膜组织中EBV miRNAs的表达 水平, 发现 miR-BART1-5p、miR-BART4-5p 和 miR-BART20-5p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水平高于正 常组织.以EBV miRNAs表达水平的中位数作为临 界点,通过对临床病理参数分析发现,BART20-5p 高表达与患者无复发生存期差相关,提示miR-BART20-5p高表达可预测EBV相关性胃癌患者的 无复发生存情况. miR-BART15-3p 不仅靶向 BRUCE, 还可以靶向其他与抗凋亡相关基因 TAX1 结合蛋白1 (Tax1-binding protein 1, TAX1BP1). Choi等[4]在EBV阴性胃癌 AGS细胞株中发现转 染 ebv-miR-BART15-3p 可下调 TAX1BP1 的 mRNA 和蛋白质, miR-BART15-3p 抑制剂则可以上调 AGS细胞 TAX1BP1的 mRNA 和蛋白质表达.将 miR-BART15-3p转染到经过5-Fu(抗癌药物,5fluorouracil) 处理过后的AGS细胞,发现AGS凋 亡的细胞数增加,结果表明miR-BART15-3p通过 下调 TAX1BP1 可以增加胃癌细胞对 5-Fu 的化疗敏 感性.

综上所述,EBV miRNAs 在病毒感染、细胞凋亡、信号转导通路和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有些 EBV miRNAs 将成为疾病诊断的生物学标记物,也可作为癌症基因治疗的分子靶点. 由于靶基因对应的 miRNAs 和 miRNAs 对应的靶点可能都不是唯一的,因此目前工作仍是不断发现新的EBV miRNAs 及其对应的靶点,从而揭示 EBV 编码 miRNAs 的功能和作用机制. 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绘制出 EBV miRNAs 与靶基因之间的调控网络图,进一步筛选鉴定对于 EBV 相关疾病具有诊断意义和干预治疗的 miRNA 分子,可以为 EBV 相关肿瘤的治疗提供新的方法和靶点.

参考文献

- [1] Wiwanitkit V. Epstein-Barr virus infection and opisthorchiasis: a story of cholangiocarcinoma in the highly endemic area. Iran J Cancer Prev, 2016, 9(2):e3647
- [2] Pfeffer S, Zavolan M, Grasser F A,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virusencoded microRNAs. Science, 2004, 304(5671):734-736
- [3] Barth S, Meister G, Grasser F A. EBV-encoded miRNAs. Biochim Biophys Acta, 2011, **1809**(11-12):631-640
- [4] Qiu J, Cosmopoulos K, Pegtel M, et al. A novel persistence associated EBV miRNA expression profile is disrupted in neoplasia. Plos Pathog, 2011, 7(8):e1002193
- [5] Klinke O, Feederle R, Delecluse H J. Genetics of Epstein-Barr virus microRNAs. Semin Cancer Biol, 2014, 26:52-59
- [6] Pratt Z L, Kuzembayeva M, Sengupta S, et al. The microRNAs of

- Epstein-Barr virus are expressed at dramatically differing levels among cell lines. Virology, 2009, **386**(2):387-397
- [7] Jung Y J, Choi H, Kim H, et al. MicroRNA miR-BART20-5p stabilizes Epstein-Barr virus latency by directly targeting BZLF1 and BRLF1. J Virol, 2014, 88(16):9027-9037
- [8] Qiu J, Thorley-Lawson DA. EBV microRNA BART 18-5p targets MAP3K2 to facilitate persistence in vivo by inhibiting viral replication in B cell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4, 111(30): 11157-11162
- [9] Iizasa H, Wulff B E, Alla N R, et al. Editing of Epstein-Barr virusencoded BART6 microRNAs controls their dicer targeting and consequently affects viral latency. J Biol Chem, 2010, 285(43): 33358-33370
- [10] Barth S, Pfuhl T, Mamiani A, *et al.* Epstein-Barr virus-encoded microRNA miR-BART2 down-regulates the viral DNA polymerase BALF5. Nucleic Acids Res, 2008, **36**(2):666-675
- [11] Lo A K, To K F, Lo K W, et al. Modulation of LMP1 protein expression by EBV-encoded microRNA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7, 104(41):16164-16169
- [12] Skalsky R L, Kang D, Linnstaedt S D, et al. Evolutionary conservation of primate lymphocryptovirus microRNA targets. J Virol, 2014, 88(3):1617-1635
- [13] Lung R W, Tong J H, Sung Y M, et al. Modulation of LMP2A expression by a newly identified Epstein-Barr virus-encoded microRNAmiR-BART22. Neoplasia, 2009, 11(11):1174-1184
- [14] Lu Y, Qin Z, Wang J, et al. Epstein-Barr virus miR-BART6-3p inhibits the RIG-I pathway. J Innate Immun, 2017, 9(6):574-586
- [15] Nachmani D, Stern-Ginossar N, Sarid R, et al. Diverse herpesvirus microRNAs target the stress-induced immune ligand MICB to escape recognition by natural killer cells. Cell Host Microbe, 2009, 5(4):376-385
- [16] Xia T, O'Hara A, Araujo I, et al. EBV microRNAs in primary lymphomas and targeting of CXCL-11 by ebv-mir-BHRF1-3. Cancer Res, 2008, 68(5):1436-1442
- [17] Choy E Y, Siu K L, Kok K H, et al. An Epstein-Barr virus-encoded microRNA targets PUMA to promote host cell survival. J Exp Med, 2008, 205(11):2551-2560
- [18] Marquitz A R, Mathur A, Nam C S, *et al*. The Epstein-Barr virus BART microRNAs target the pro-apoptotic protein Bim. Virology, 2011, **412**(2):392-400
- [19] Vereide D T, Seto E, Chiu Y F, *et al.* Epstein-Barr virus maintains lymphomas *via* its miRNAs. Oncogene, 2014, **33**(10):1258-1264
- [20] Harold C, Cox D, Riley K J. Epstein-Barr viral microRNAs target caspase 3. Virol J, 2016, 13:145
- [21] Kim H, Choi H, Lee S K. Epstein-Barr virus miR-BART20-5p regulat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by targeting BAD. Cancer Lett, 2015, 356(2 Pt B):733-742
- [22] Choi H, Lee H, Kim S R, et al. Epstein-Barr virus-encoded microRNA BART15-3p promotes cell apoptosis partially by targeting BRUCE. J Virol, 2013, 87(14):8135-8144
- [23] Tam W, Gomez M, Chadburn A, et al. Mutational analysis of PRDM1 indicates a tumor-suppressor role in diffuse large B-cell

- lymphomas. Blood, 2006, 107(10):4090-4100
- [24] Ma J, Nie K, Redmond D, *et al.* EBV-miR-BHRF1-2 targets PRDM1/Blimp1: potential role in EBV lymphomagenesis. Leukemia, 2016, **30**(3):594-604
- [25] Zheng X, Wang J, Wei L, *et al*. Epstein-Barr virus miR-BART5-3p inhibits p53 expression. J Virol, 2018, **92**(23):pii e01022-18
- [26] Kanda T, Miyata M, Kano M, et al. Clustered microRNAs of the Epstein-Barr virus cooperatively downregulate an epithelial cellspecific metastasis suppressor. J Virol, 2015, 89(5):2684-2697
- [27] Hsu C Y, Yi Y H, Chang K P, et al. The Epstein-Barr virus-encoded microRNA miR-BART9 promotes tumor metastasis by targeting E-cadherin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los Pathog, 2014, 10(2):e1003974
- [28] Chen R, Zhang M, Li Q, et al. Retraction: the Epstein-Barr virusencoded miR-BART22 targets MAP3K5 to promote host cell proliferative and invasive abilities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J Cancer, 2017, 8(16):3130
- [29] He B, Li W, Wu Y, et al. Epstein-Barr virus-encoded miR-BART6-3p inhibits cancer cell metastasis and invasion by targeting long non-coding RNA LOC553103. Cell Death Dis, 2016, 7(9):e2353
- [30] Wong A M, Kong K L, Tsang J W, et al. Profiling of Epstein-Barr virus-encoded microRNAs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reveals potential biomarkers and oncomirs. Cancer, 2012, 118(3):698-710
- [31] Verhoeven R J, Tong S, Zhang G, et al. NF-kappaB signaling regulates expression of Epstein-Barr virus BART microRNAs and long noncoding RNAs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J Virol, 2016, 90(14):6475-6488
- [32] Cai L M, Lyu X M, Luo W R, et al. EBV-miR-BART7-3p promotes the EMT and metastasi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by suppressing the tumor suppressor PTEN. Oncogene, 2015, **34**(17): 2156-2166
- [33] Hooykaas M, van Gent M, Soppe J A, et al. EBV microRNA BART16 suppresses type I IFN signaling. J Immunol, 2017, 198(10):4062-4073
- [34] Meckes D J, Shair K H, Marquitz A R, *et al.* Human tumor virus utilizes exosomes for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0, **107**(47):20370-20375
- [35] Pegtel D M, Cosmopoulos K, Thorley-Lawson D A, *et al.*Functional delivery of viral miRNAs *via* exosome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0, **107**(14):6328-6333
- [36] Haneklaus M, Gerlic M, Kurowska-Stolarska M, et al. Cutting edge: miR-223 and EBV miR-BART15 regulate the NLRP3 inflammasome and IL-1beta production. J Immunol, 2012, 189(8): 3795-3799
- [37] Kotani A. Role of tumor-derived secretary small RNAs in EBV related lymphoma. Uirusu, 2014, 64(1):43-48
- [38] Zhu J Y, Pfuhl T, Motsch N,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Epstein-Barr virus microRNA genes from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s. J Virol, 2009, 83(7):3333-3341
- [39] Cai L, Ye Y, Jiang Q, et al. Epstein-Barr virus-encoded microRNA BART1 induces tumour metastasis by regulating PTENdependent pathways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at Commun,

- 2015, 6:7353
- [40] Zhang G, Zong J, Lin S, *et al.* Circulating Epstein-Barr virus microRNAs miR-BART7 and miR-BART13 as biomarkers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t J Cancer, 2015, **136**(5):E301-E312
- [41] Gao W, Li Z H, Chen S, et al. Epstein-Barr virus encoded microRNA BART7 regulates radiation sensitivity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Oncotarget, 2017, 8(12):20297-20308
- [42] Imig J, Motsch N, Zhu J Y, et al. microRNA profiling in Epstein-

- Barr virus-associated B-cell lymphoma. Nucleic Acids Res, 2011, **39**(5):1880-1893
- [43] Kang B W, Choi Y, Kwon O K, et al. High level of viral microRNA-BART20-5p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wors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Epstein-Barr virus-associated gastric cancer.

 Oncotarget, 2017, 8(9):14988-14994
- [44] Choi H, Lee S K. TAX1BP1 downregulation by EBV-miR-BART15-3p enhances chemosensitivity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to 5-FU. Arch Virol, 2017, **162**(2):369-377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EBV-encoded miRNAs in Viral Infection and Oncogenesis*

PENG Qiu¹, LIU Liang-Zhuan², GAN Run-Liang^{1)**}

(1)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2) Experimental Center for Medic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Epstein-Barr virus (EBV) has a relatively large double-stranded DNA genome. The EBV genome is approximately 172 kb in length. EBV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cancer types, such as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lymphoma and gastric cancer. EBV miRNAs can regulate gene expressions of virus and host cell, and play a variety of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BV-associated cancer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EBV miRNAs in viral infection, oncogenesis, tumor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anti-apoptosis, signaling pathway, and potential significance as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of EBV-associated cancers. EBV miRNAs may be candidate targets of the therapy for EBV-associated cancers.

Key words Epstein-Barr virus (EBV), neoplasm, microRNAs (miRNAs)

DOI: 10.16476/j.pibb.2019.0090

Tel:15200561081, E-mail: ganrunliang@163.com Received: April 23, 2019 Accepted: July 2, 2019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1372134, 81641012).

^{**} Corresponding author.